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霞川集卷十一
　　　　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七千九十三 集部

震川集卷十一

明 歸有光 撰

贈送序

送嘉定丞曾侯序

吳之東南其屬為崑山嘉定壤地相接界上之民往來兩縣間能道其官之賢與否或時各舉其令之長以相誇往年王侯儀尹嘉定王侯賢嘉定之民稱之崑山之

民亦稱之余崑山人也嘗有按部者至余從諸生出侯郊外王侯亦至下馬與諸生揖讓儀觀偉然與馬奕奕諸生夾道讓行目屬王侯益賢者易以聞也然於令則然於丞則否豈丞之賢皆不若令哉勢位弗與令比也嘉定天下之壯縣著在圖籍地方八百里後割而為州猶存四之三益古方岳大國之地其令視公侯其丞為之僚奚啻如古之上卿余觀春秋間列國之大夫往往以其名聞於諸侯雖至京師天子亦改容焉令為丞而

賢亦不易及民雖及民而人亦不樂道之委任之勢使然也嘉定之丞魯侯將以考績去縣學生龔有成來徵余文以道其行余於侯無聞焉有成曰侯賢者也余知其為賢者也學生與丞不相涉有成又敦飭之士足未嘗履侯之堂而以其文請是重侯之去也先是吾邑丞方侯鋐者有吏才後去為零陵令小民至今思焉余以語有成有成不聞則余之不聞侯之賢也固宜銓曹方務得人茍格令所至奪而去之不顧其民之欲與否昔

吾方俟之行也余曰是必復來已而立乎境中望俟之車馬而不來矣今子之俟之行也子勿復言也子將立子之境中望俟之車馬而不來矣

送周御史序

士之居官非以享爵祿操利勢使人奔走承奉之為榮惟其所至有恵澤及於人使其民愛戴之如父母令名垂於無窮此其所以為榮也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言君子能以

道得民民愛慕其德咏歌其衣服容貌言語之美其還歸於周矣而萬民猶望之也嘉靖乙卯侍御餘姚周公被簡命來按吴中故事御史廵行天下郡國率一歲還報公滿歲且去而吏民伏闕上書願留者數千人詔聽復留於是幾及三載始改命提學於南畿蓋廵按御史無再歲者其奉特旨自國初以來如公等比三四人而已公在吴每行縣還百姓扶老攜幼塡溢街巷使車不得行嗟乎仕而得民之愛慕如此可以為榮矣國家頁

賦仰給東南異時承平無事不幸遇水旱有司猶不肯議蠲貸而自頃歲島夷為寇兵興賦調滋繁矣然盜踰度大海輕行內地數千里間剽掠一空歲復大旱民嗷嗷無經宿之儲當時議者猶以國計為辭而海上用兵所急者財賄蠲賦之語往往相顧而笑公獨慨然上奏盡停蘇松歲入數百萬以死傷垂盡之民而措之衽席之上自寇之入人皆憂將之不選兵之不練賦調之不給而已若如議者拘攣之見非惟稅無所出將盡毆

東南之民以從賊朝廷豈徒失數百萬石之賦而已哉昔人有言古之大過人者能於擾攘急迫之中行寛大閑暇長久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測而大服也使世之君子能持此說外寇之患庶乎可免矣公為政寛大不擾受命分閫皆先進老臣輒裁之以法所謂天下兵聚海上狼廣粤僰之人繹絡城下無不斂戢民不知兵行之害此皆卓然可稱者公去吴之明年士大夫多紀述之而河南布政使雍里顧公因民之志作頌一首以謂古

詩三百篇作者皆不自為序而有待於卜氏之徒故竊

其序於鄙野之人云

贈熊兵憲進秩序

鏡湖熊公初舉進士受命守太倉州稍遷為吳郡别駕

尋升太倉兵備僉憲今又奉璽書有憲副之擢自筮仕

迄今為方面幾及一紀官凡三遷而不離太倉治所太

倉舊崑山沿海之地前代備禦日本惟慶元澉浦上海

置戍無言太倉者自淮陽王建海運則汎海之役皆自

此始萬斛之舟雲屯風飄接於遼海當時屹為巨鎮國家罷漕事設兩衛百數十年間海外無事惟沙丁醝户時或跳梁然不踰時撲滅而三吳生聚反依大浸以為天險嘉靖初言者欲罷新建州請置兵備分司朝廷留州而置分司先是浙省有水利僉憲兼領吳中水利今則併歸於兵備自建兵備而後日本之患作矣益若有前兆焉者寇之始至實公為州之日也能以承平狃習之民而捍蟻附之衆城守之功為最而言者欲以微文

致罪然州人愛公如父母故奪衆議而留公於吴及秉憲節以來日卒拊循之民而督之以疆埸之事威行惠孚指麾如意榔帆鐵艦飄忽而來潰於南而殲於北者誰之功也朝廷知公聲望日隆東南之寄無以易之故有今日之擢而余獨以爲吾民之幸焉天下皆言久任之利而未有行者蓋其勢有所不能也公雖爲州人所愛即徵擢以去闔郡之民伏闕請留亦未有能從者今事勢相維公乃又爲郡爲憲司屢遷而不易其地至十

數年勢位日崇無異於爲州之日其治於民可謂習矣
漢侍御史貫昌與州郡討賊歲餘不克時議遣大將發
兵李固以爲發兵州郡可任但選有勇畧仁惠能任將
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可責其成功遂用張喬祝良二人
卒平嶺外今太守無兵權而武將不與民事惟公兼兵
民之任李固之議庶其在此余論國家所以待公者葢
合於古之道有二用是深爲嘆息且公內撫瘡痍外嚴
扞禦島夷阻隘不能內薄久知爲寇之無利亦將自戢

矣余昔承之汴省而公令官亦系銜於汴有先後僚寀之義邇者屏處林隈公不鄙夷咨訪不倦情分日深於公之遷輒不自揆用不腆之辭以為賀云

送嘉定縣令序

太學生張沛來自嘉定道其令某侯之賢曰天子有詔徵侯侯令且行矣沛欲有所言而未能也顧有聞於子余觀古循吏傳雖異世猶慨慕嘆惜惟恐其紀載之不詳況與之生同時而風聲相及者乎吳為東南大都而

嘉定邊海疆土最廣號稱壯縣吏是者非強明仁恕不
足以為治然前此數有賢令弘治以來廟食者多矣今
侯又賢如此豈其地然耶固余所慨慕而嘆惜者而沛
言侯之治行其大者有三曰往者颶風大作海水飛溢
平地數尺瀕海之民蔽流上下死者千數侯甫下車恤
其餘民俾有寧宇其賢一也一二小醜負險逋誅出入
洪波肆行鈔掠嘉定去海不半日可至無堅城勁卒之
捍而不見侵犯其賢二也歲饑民貧逋負日積使者督

責相望於道父死而誅其子兄亡而逮其弟笞掠瘐死流離困頓所不忍言僕能操縱有法賦辦而民不驚其賢三也余以為沛所言者其二者一時之變其一則此方之民無窮之患也僕既能恤之於為令之日今去為天子耳目之官天下之事何所不可言者東南財賦之區國家取之將二百年矣譬之人少壯有力嘗勝百鈞之重迨夫羸老疲敝猶以前日之任驅之未有不絶脈而亡者今三限之法責之一時數年之負併於一歲可

謂不遺餘力矣侯何不一言天子盡捐數十百萬以予民乎此踰於增戍益漕以厚西北之防者萬萬矣沛也以此言於侯可也

送嘉定縣令張侯序

國家混一宇縣版籍所隸延袤萬里三吳之民獨以區區一隅輸天下財賦之半昔之守土者嘗一抗疏爲民請命於朝宣宗皇帝慨然下詔減省舊額然議者猶以當時建議不能大有發明使曠然一新以見治世均平

之政有怶張不盡之嘆其後吏胥緣以爲奸民賦日倍如其舊而主計大臣執議牢固雖有水旱螽蝗螟蟓之災輒拘成法未嘗肯減上供之數比歲牧馬南侵廷議以運餉不繼督逋之使相望於道是以爲令者尤難焉上之不能遂其求曰何事我而不承我也下之不能勝其求曰何撫我而不恤我也於上易以罪於下易以怨令之難爲從來久矣而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吳之屬邑有八而嘉定最廣然瀕海而土瘠地廣則賦繁土瘠則

民疲以疲民供繁賦尤難矣順義張侯由進士出宰茲邑處甚難之時上勤而下撫事辦而民和又能以其餘力興學校浚河渠繕宮館飭武備期年之間百廢具舉非有愷悌之德通敏之才何以克此於時侯將入覲是行也天子舉考績幽明之政用進律增秩之典侯之承恩詔被光寵也必矣余門人李某以縣父老之意來徵余文以重侯之行余非知文者先是憲副張君為贈行詩既俾余志其末繁蕪之詞何足為侯賣也而某之勤

愬終不能以辭復為序之蓋亦所謂樂道之者不一而足云

送崑山縣令朱侯序

江南諸郡縣土田肥美多秔稻有江海陂湖之饒然征賦煩重供內府輸京師不遺餘力俗好媮靡美衣鮮食嫁娶葬埋時節餽遺飲酒燕會竭力以飾觀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產役財驕溢婦女玉帛甲第田園音樂擬於王侯故世以江南為富而不知其民實貧也其俗選

懦畏避科徭以保身全家為念故其事天子之命吏尤恭順號為易治而吏於其土者必進士之才良者得之然率不過一考即遷以去數十年來江南之俗與其吏治如此嘉靖丁未南昌朱侯舉進士得吾崑山庚戌朝京師治行為天下最其秋吏部之徵書至於是將行崑山之民樂侯之賢而恨其去之速也侯以通敏之才知民之俗而不逆其情故其民尤易治雖然俾假以年歲寛以繩束與當世之士大夫切摩治體講求方畧深知

其積習之故而力變之於以推於旁郡民之敝可振也天下之患譬之於人貌美而中病飲食言語猶人也其外魁然而實有不可測之憂令江南是已以數千里彫瘵之民當奢踰之俗上奉無窮之求而吏數易之吏如吾民何哉國家漕輓數百萬貢賦所出天下根本大可慮也有光等與於南宮之試親見天子黜幽陟明之典所以風勵天下者退而考侯之治而知其所以然於其行也恨其不可留猶以江南之事望焉詩曰樂只君子

民之父母言君子爲民父母之心不忘於朝著之間其崇論閎議足以固基本垂休光也又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皇華之使臣於行道之際尚欲得民之利病而咨訪之以告於天子况侯親民而深知其獘者於是爲耳目獻納之司有可以賛廟謨而裨國論必不能忘吾江南之民矣

送吳縣令張侯序

令之爲吏者以才智自馳騁趨辦於簿書期會之間若

此可謂能具官矣而未及乎愛民也温良子愛知人疾苦務於蕃息而安全之若此可謂愛民矣而未及乎待士也待士之禮其軼已數千年自兩漢循吏有稱於是者葢少今世之士一出於學校科目國家品式具備吏奉行之低昂上下委之自然之繩墨禮之所加以為其所固宜而吏無特以待士言者其間時有所崇奬延進必具人已有名聲足以自見不然雖子思孟軻之學呂望伊摯之能許由伯夷之高亦㫰隷之而已矣奴虜之

而已矣噫士生於今之世不出於學校科目無名聲以
自見豈不悲哉某東海之鄙人也屏跡於田畝之間以
其耕漁之暇稍誦習古人之書有所感發亦復摹倣古
人言語以為文詞而未嘗敢以示於人而當世之利病
生民之休戚士大夫之賢不肖雖非所及而時或有動
於中嘗聞吳邑侯張先生之賢自吳而攝邑海濵皆曰
是今之能其官者也是今之愛民者也而某無因以望
見焉今年以老親之命應試於郡城先生見之於途而

哀憐之呼與之語而索觀其文為之進於有司而其意猶歉焉若有所不足者慨焉若其力有不能自致者惻焉若有不忍棄者夫士之處勢固世之所𢊍隸而奴虜者也非出於學校科目有聲名以自見又無相過之素而先生待之如此惜施於某之非其人也假令之世其賢有萬於某者先生所以待之者可知矣適先生以考績至京師某固猶在於𢊍隸奴虜之間無以為國士之報於其行也士民多誦其德美某獨致其私於已者

益先生之用意乃出於數千載之上持以事明天子真大臣宰相之事也

贈張別駕序

張侯自尚書秋官郎出判蘇州會其屬縣崑山之令闕來署其事未逾月新令且至吾黨之士為會於玉山之陽邀侯為一日之懽蓋莫不戚然於侯之去者噫人之相與有歷歲月之久未必其相愛也豈徒不能相愛有厭其歲月之久而去之惟恐其不亟也若侯之不鄙夷

吾人與吾人之所以愛侯者可謂有情矣吏之來皆四海九州之人無親知之素一旦以天子之命卒然而相臨如是者豈法度威力之所能為哉夫亦恃其有情以相愛而已今或自謂其能制百里之死生法度威力之可以為視其人漠然而獨行其恣睢之意則今世之俗吏類如此也侯為人慈愛愷悌可以望而知其情故不逾月而縣之士民無不愛且慕焉嗟夫吾縣之人力耕以供賦貢曲事天子之命吏益亦無所不至雖𩦎死敵

扑之下未嘗敢有疾怨之心獨於是非之實亦有不能昧者或時僅見於里巷之歌謡葢孔子之删詩三百篇美一而刺九焉所以導民之情宣之使言若十月之交雨無正雖幽厲之虐不能絶也今大吏或相與比於上不曰吏之無良然且詬詈吾人以為風俗之薄惡夫二百年仁孝忠厚之俗奚至於今而獨惡耶方侯之視事即有倭冦之警賊自瀆海深入百里絡繹城下侯以安靜鎮之雖在倥偬之際不肯因循舊弊以擾於民自前

年賊至而縣常先時塞門又嚴縋城之禁小民斗米束菜悉爲吏卒所苛取近郊之人扶老攜幼望門而呼城上莫有應者獨坐視其宛轉於鋒刃之下且日鉤取疑似之人以爲賊諜而屠刳之益寃苦無訴之民有不獨死於賊手者矣如前之爲令歲皆無之則賢人君子之所至豈必其歲月之久如時雨之霑漑於物豈有涯哉夫然後知侯之所以非今之俗吏而朞月之間吾人愛慕之深如此則夫知吾縣風俗之不薄者亦莫如侯余

故樂為道之云侯名牧辛丑進士山陰人

贈太府思翁黄公序

太府黄公由省署來守吴興朞年而百姓服從其教令有君師之尊有父母之愛於是歲之七月二十有八日當公嶽降之辰郡之士民咸造在庭為公薦萬年之觴有光為其屬邑之長城且當代去而邑之士民以有光尚有一日之留其於事上之禮尤不可廢咸叩頭以請遂於是日率吏民從六邑之長拜賀於庭余觀於吴興

之士民意其猶有古躋公堂以上壽之風也惟仕宦以治民為難而俗之美惡劇易尤有大相什伯而不能以同者至論所以治之不過剛柔二用而已然二者出於人之性有不能易者自臯陶言九德而周公亦云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要知剛者不能抑而為柔柔者不能矯而為剛惟有常之吉士用之則無不宜自昔聖人之世人才之偏已如此亦期於治而已太公伯禽同受周公之命以之齊魯而其所以為之者遂逈然不同而其

後二國之治亦以大異然當齊魯之初豈不皆謂之同
沐聖人之化者也前漢治民如趙張三王黄次公龔少
卿薛贛君朱子元之徒皆卓然有聞考其行事何可一
槩而論乎獨怪梁相州初以惠愛為先當開皇迫急之
時遂用不能見譴及再請為郡即以一切立名聲豈不
謂之詭遇而獲禽者歟今公為郡如相州之俗而獨處
剛柔之中不見改為而民情大服其賢於古遠矣有光
不佞二載為吏往來苕霅之上仰卞山之高緬懷蘇長

公之高風邈不可追茲乃得賢太守而事之不幸遂遷以去方已決歸田之計有光家在姑蘇而姑蘇本與吳興為一有光自此雖不得奉承教令為公屬城之吏而歌詠太平尚得為公擊壤之民也因為之序云

送攝令蒲君還府序

梓潼蒲君以太學上舍選授吳郡幕官會崑山闕令使者檄君來攝縣事未幾代至君當還府縣之士大夫送之君為言崐山之俗易治民有爭訟可以數言而決無

深隱不可測之情惟賦稅號為繁難能釐整其法而取之以時亦不至於病民而巨室大族無驕悍難使之害君之言如是先是崑山數更令令輒以其俗為不善惟南海盧侯宁為令未期年而調去盧侯益不得志於此者也至其去為他縣及遷官於朝未嘗不稱崑山之美士大夫以此服盧侯之平恕其後上黨任侯環李侯敏德山陰張侯牧皆以別駕來署縣三君者或以廉靜或以通敏或以寬厚皆有德於民者也故三君之去其稱

崑山之美如盧侯令曰難治者謬也嗟夫民之望於吏者甚輕苟不至於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塗無不竭蹶而趨奉之者今則不然徒疾視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盡戕之惟恐其不勝民俛首不敢出氣而閭巷誹謗之言或不能無如是而曰俗之不喜豈不誣哉蒲君為縣僅兩月庭中常無事及新令之至民夾道觀者皆曰願得如蒲君足矣故曰縣易治宜蒲君之有是言也余故樂為之書且以告凡今之為令者

贈司儀楊君序

吳之屬邑崑山最大異時割縣之東以建州則濵海膏沃之壤敦樸之民多歸太倉而縣以貧敝嘗有言於朝欲省州還之縣事寢不行楊君又居州之最西今猶與縣為界益自建州至今僅六十年雖為州常不自忘其故其民皆曰某縣人云崑山俗號曰玉山故君自號玉溪君家世力田雄於其里嘉靖戊午奉例至京師得楚府司儀以歸沈生大受以其妻之兄弟乞贈言於余益

道君之所以榮朝廷之賜也余聞而善之爵者天子之所以馭天下之貴天下之患在於不知爵之為榮夫不知爵之為榮則天子之權輕而天下之事莫與為也士受一命之寄無不自貴而氣勢赫奕望之可知天下孰不知爵之為榮也夫此非能真知為榮者也藉此以加於人謂為己之能而已矣不知為君上之賜也故詡詡焉恣其欲而已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不問也上之所以爵吾其誰思之也若是則古謂之素飡謂之竊位

而豈所謂榮者乎是故苟冒貪競而天子之爵愈輕由此言之士誠知一命之榮則有不可苟者矣楊君㕍田里為王官然未有真祿秩也視世之受命者其責為輕矣然君獨自以為得之之榮而不敢輕上之賜也如此使世之有爵者皆如楊君則天子之權重而天下之事孰不竭力以為而中國無事四夷不交侵矣

送顔公節北上序

漢世祖命桓榮說尚書甚善之每朝會公卿間數奏經

書未嘗不加賞歎當時儒者尊寵莫過於榮其後累葉皆以榮任並至顯仕他如魯陽蔡陽咸以授經封侯傳世漢之崇儒重道軼於前代矣今天子嗣位之初太保顧文康公昔在經幄公音吐弘亮奏對詳明每當進講天子竦聽時上方鄉學御製敬一箴五箴註皆自公發之嘗以冬月講洪範未終篇雖祁寒不為撤講其後公每進一官聖諭未嘗不以講讀舊勞為言益上之好學崇禮儒臣終始不倦如此公之冢孫以公蔭奉符璽幾

二十年位至卿少而公節以公曾孫復以經筵恩入胄監令將謁選天官益國家之於任子其法視前代稍狹惟獨加惠於帷幄之臣況公尤上所眷注者公節茲行天子見公姓名思念舊學肯以常調處之乎公節年壯有意氣顧自以輔臣子孫當以恩澤進不欲與書生爭一日之長今天下所在列位皆科目獨禁近環衛持橐簪筆多勲戚與公卿大臣之世冑一日天子臨朝左右顧視無非所謂親臣世臣者祖宗之用意深矣公節行

矣其亦無忘前人而以忠孝事君也哉

送國子助教徐先生序

海寧徐先生與余相遇於禮部懽如平生交別去十餘年先生隨調州縣簿書之冗乞改教松江松江去吾邑一舍先生在官四年而余不知也會以試事至吾邑始得復相見道故舊而先生已有國子之命且行矣程生大猷乞文以為贈竊謂科舉之學相傳久矣今太學與州縣所教士皆以此也夫取天下之士列於庶位以

共濟斯民宜無用於今世之文者然而國家損益百代之制固以為無出於此葢欲學者深明聖人之經意以施於世而已至於久而天下靡然習其辭而不復知其原士以譁世取寵苟一時之得以自負而其為文去聖人之經益以遠葢自今天子御極以來輔臣每以文體未復為言詔書屢下風厲學者有司不知所本務變其末流此所以愈變而愈不能復也夫科舉之所為式者要不遺於經非世俗所謂柔曼骪骳媚悅之辭以為式

也昔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院令作貢舉凖格學士李懌笑曰余少舉進士登科葢偶然耳使余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為凖格當時以為得體歐陽公特著之五代史今以柔曼骫骳媚悅之辭以相誇而以得者驕其未得者以此為格此歐陽子所以嘆也南陽成誼叔欲應舉而郡先輩無為進士業者誼叔乃曰四書五經吾師也文無過於史漢韓柳科舉之文何難哉誼叔竟以取進士為當世

名卿嗟夫誠使學校之官修明經史而畧其末流使士不求準式於五經四書史漢之外天下士風庶幾少變而人才可觀矣先生嘗以經經義倡導松江之士余故以斯言祖其行聞今官於太學者多余同志之士其併以吾言告之

送柴都事之任浙江序

吳越之地瀕大海天下無事二百年宴然靡犬吠之警百姓反若依海以為固不如三邊歲有烽烟之警揚州

藩籬古之所謂天地之中莫能過也承錢氏據土宋室
偏安之後皆以錢塘為國而皇家定鼎建業浙為首藩
都邑之盛物產之殷富天下稱杭州云自頃承平日久
海防廢弛島夷乘風迅入寇則杭常被其患乃自獨松
嶺入四安以趨金陵自華亭澉浦則軼於蘇常之境而
江淮之間無不騷動杭於寇最逼而首當之故建督府
調天下兵四集其境則行省之務劇於往時百倍矣然
自使以下有左右參政左右參議貿前代平章政事左

右丞參知政事之職皆方岳大臣總攬大綱而已凡行省諸務不得不責之於從事非其才賢莫克以任也故從事而能其任則使以下常逸而省之事無不舉從事而不能其任則使以下常勞而省之事或不能無廢墮唐制皆大臣自辟而後命於天子或者以冗從視之不可也況今浙省時事之艱乎吾邑柴君秩以太學上舍謁選天曹而得此官君平日未嘗出門與人居終日恂恂然昔寇犯鄉邑君獨率諸少年登陴下視闉城之賊

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人始知君有可用之才今內外文武大臣孜孜求才之日士稍有以自見者多得不次之擢此君自砥礪立功之日也君之先大夫黼庵公為南京兆會太廟災與兵部侍郎顧公珀太常穆公孔暉同時罷去議者惜其不能盡其用公之厚德宜有發於其子孫者矣

送陳子加序

昔余讀書鄧尉山中於鄧西太湖邊諸山無所不陟惟

獨其北陽山大石閘其勝舟行時過之而以不得登為恨大石傍有陳翁居之生平不知城市官府其容頎然有太古之色而其子子加乃以文學俊秀遊郡邑薦於鄉書然子加之誠篤猶翁之風也子加與同縣殷一清每出入必俱一清之誠篤猶子加也每計偕二人者必同舟而吾邑陳子達與相善益三君皆以嘉靖己酉膺薦數詘於南宮而余之被詘尤久每下第還三千里三人者舟相先後余時與子達同舟時相呼過從也歲歲

逌淮渡江而别今年天子欲新貢舉之法思得敦朴有道之士則一清于加宜裒然首選而竟落第余幸叨薦而于達就調元城一清方待舍選于加以乞恩敎館之浮梁余與三人俱在京師南薫街寓舍相近雖一時聚會然自此當離析雖于加與一清無時不俱而今亦異矣意欲如往時下第舟先後相呼過從不可得也於是陳翁年七十于加之乞恩為禄養以此于加將赴浮梁過吳歸拜其親余以是序而送之且以為翁壽云

送王博甫北上序

吾崑山雖吴之偏邑而人才在前世知名者不少如范至能衛清叔其遺蹟至今往往可尋然欲求其子孫有不可得者士大夫之家能使詩書之澤久而不絶者益寡矣宋左朝請大夫王彦光先生有名紹興之世迄今而其後裔猶存當國初朝廷重貢士之選州郡學每歲入貢廷試入太學選與進士等高者多為九卿朝請之後按察司使俊伯以貢為監察御史高皇帝命署都御

史事親題其名於殿柱其後歷官陜臬後伯孫秀水博士以布衣遊京師當憲廟時客樊都尉所與館閣諸公賦詩倡和以博士歸老於家如吳文定公王文恪公皆與交善多為其家文字博士年九十餘與余外高祖夏太常有姻余少時博士以篤老尊行邀余至舍出其孫拜之即博甫也博甫為諸生久家日益落又不利科試迄今乃以年資入貢余昔嘗貢禮部試奉天門時張懋恭行歲貢舊法頗有選為尚書屬及御史者然流俗終

以賤簡末幾法復變今少師徐公毎言貢法當復祖宗之舊尚未有行而博甫適徐公當國之時必有峻拔如乃祖峻伯之為者不然亦當為郡佐縣尹或調博士如乃祖秀水之為者博甫於王氏不絶如綫之緒又將起而振之夫賢若之後至數百年而後人猶有知者視其餘諸公泯没不傳則余於博甫之進為王氏幸多矣於是博甫戒行縣大夫為之勸駕博士先生與諸生為祖道而余為之序

賀戚總戎平倭序 代

國家受天明命奄有萬方日月所出入之處莫不賓貢其浮海而來者出於載籍之所未有倭夷始雖狂狡亦未嘗不惕息扶服而請獻焉頃歲乃敢陵斥州縣浸淫疽食濱海之區為其所傷殘者沿絡萬里蓋承平之久禁網闊而武備弛也天子當宁太息者十年於茲矣疇咨海内妙選守境武畧之臣於是定遠戚公以世胄任驅馳積刃兵間遂奉璽書受專閫之寄先是兩浙之氛

稍息而蟻集於閩海莆陽之境剽掠殘䦨郡邑為之丘墟去冬復來攻圍仙遊相守逾月危城幾不能保公提兵振旅呼吸之間百萬之衆一時崩藉遂解重圍閩人懲往嵗之害人人惴恐自以公再造之恩懽呼鼓舞而餘賊奔潰温陵公方追奔期於殲蕩而止當是時宜黄譚公以中丞居提督之任而南明汪公為廉訪使運籌協賛之力為多宜其成功之易矣余忝東南鄣候之寄捷書亟聞私心慶幸不能自已是用馳使往賀益江淮

閩浙首尾之勢閩海寧息則江淮亦無騷動非獨古者鄰境相慶弔之禮也余昔嘗見公談兵固已窺其胸中之奇又自以虛庸繆當重寄懼不教之兵不足以應敵方求貔劉之禮尋古握奇八陣之法數千里遣使有咨於公公時已調集浙兵即命使者介馬自隨夜二鼓統兵三萬過新嶺寂然無聲黎明遂破賊巢其神速古之名將弗過也使者歸言其狀如此其號令精明被羽先登身當百死皆所目見噫世謂當今無將蕪伏而未見

也天子神聖英武詔書數下飭勵邊帥凡任疆圉之責者莫不人思効命而有卓然如戚公者出焉王靈所加海宇清宴將書勲太常被河山帶礪之盟後之考論中興元功者非公其誰哉是為序

司訓袁君督學旌奬序

令制御史監郡奉詔條無所不問尤莫先於察吏治得失登賢顯能去其治行無狀者然率一年更之蓋其職以廵行糾察為事馳驅咨諏懷靡及之志計一歲中部

內之賢不肖亦可以周知之矣自頃島夷入寇江海之間數被侵掠御史餘姚周侯時按蘇松於兵戈倥偬之中拊循勞徠甚得民心民詣闕保留之至三年始被命督學南畿夫三年之間其於所部吏知之尤宜詳也邇者周侯既得代之留都甫視事即下書郡邑旌獎賢能吾縣學博士宜春袁君獨首被之近年以來州郡所監臨御史無慮五六人他御史旌獎常易得惟廵按御史自非為治有聲跡卓異者率不易得其得之者不踰嵗

而徵書至今周侯臨部既久復為督學督學位望又在諸御史之上其於教官臨之尤專則旌獎之尤不易得侯之所以有取於君者宜非茍然而君之所以得此於侯為甚難宜乎人之望之而以為榮也於是泰和王侯以郡丞署縣奉御史之檄以羊酒綵幣至學行事諸生四百餘人以為此盛典也不可以無序列狀來請於余余以昔倭賊內訌孤城幾陷君與化州張君率兩齋之士登陴禦守時縋城請兵斬馘殪敵多出於諸生之中

又勸勉士大夫捐金出粟以給守卒城賴以全諸生被掠無歸栖之學舍遍於廊廡之間上其名於督學賑卹之常時有司仍踵敝風於學校多所簡外君知其情有所屈必反覆言之無不得直士或貧居郊野經歲不至亦不以介意至於人情事變立談之間無不洞悉由此言之非獨為儒官施於吏治亦有餘地矣益御史所以奬之者如彼而諸生所以稱之者如此夫官無崇卑以得行其志為樂哀君之能獲於上下其於仕豈不裕哉

余是以書之

贈醫士張雲厓序

技術之事微矣自司馬子長傳扁鵲倉公自後爲史者槪取神奇詭怪之說以附於正史余頗疑其非經世之要欲爲後世立史法削去方伎傳庶幾不詭於聖人然觀周禮周公所以治天下者無一事之不備至於醫師特令上士爲之下迨於鳥獸亦有醫以是知百家伎藝皆聖人之所創制民生之不可一日無者其爲經綸參

貧之功至矣今世醫亦有官而四方之為醫者不少求如史傳之可紀者未之或聞其或有稱於一時考其實不逮者多矣嗟夫世道之變豈獨士大夫學術之不古而伎術亦然可歎也哉嘉靖己亥吾族之諸父有病危者醫士張雲厓起之圖所以為謝因命余述雲厓之能余於雲厓所治病狀未詳不能依太倉傳例而獨聞雲厓世為武弁其家在京師而雲厓為醫自軒岐以來百七十九家之言靡不洞徹談論滾滾治人生死立效正

德閒巨璫用事頗以權力致天下之伎能當是時雲厓遊其門四方之言醫者莫能難也其後事敗雲厓不與其禍來居淞江後乃遷吳門所至皆有利於人噫若求其可紀者或者其在斯人也

贈弟子敏授尚醫序

吾家自唐宣公以來以文學應制科常為天下第一世有顯仕國朝懲元氏之玩法令嚴急士大夫懼罪不敢出仕長陵之世吾祖先以人材舉猶不敢應命迫累世

承平則皆以髙貲雄鄉里子弟多臂鷹騎馬出入馳騁為樂不思仕進吾曽祖始以諸生登科為吏齊魯之間先皇帝御宇余與憲副弟始登進士然余試南宫久憲副一試即得之是時大宗伯王公諸進士旅見者四百人公獨進憲副前問道余姓名曰非爾之族乎蓋以余之族姓單而吳中之歸無二祖也隆慶三年余自邢州入賀而柏泉叔方為大鴻臚賜告還余弟子敏奉部牒官尚醫葢於是而吾之族屬知仕進之榮而子敏以下

諸弟方治進士業昔海虞章大理其父為侍御而大理兄弟三人皆舉進士為大官唯二子不第亦以貲為官先是章氏治宅畚土獲五鱔其後侍御五子皆橫金帶協於五鱔之祥海虞人至今稱章氏之盛焉吾叔之諸子殆將似之以此為尚醫賀且視諸弟婉美章氏而石塘弟以太學上舍同在京其樂有家門之慶與余同也因為之序

贈大慈仁寺左方丈住持宇上人序

大慈仁寺在京城宣武門外西寺益孝肅皇后以其弟為僧故為太后時建此寺憲宗皇帝两製碑記順奉母后之志也余舍於寺左方丈見其長老云祖師名吉祥姓周氏為兒時好出遊嘗出不復歸家家亦不知其所在太后自未入宫師已與其家不相聞久之去祝髮於大覺寺然常遊行市中夜即來報國寺伽藍殿中宿太后意亦若忘之忽夜夢伽藍神來言后弟今在某所英宗亦同時夢夢覺相與言皆同即日遣諸小黄門以夢

中所見神言求之至則見師伽藍殿中遂擁以行小黄門白入見帝后皆喜后問所以出遊及為僧時為泣下因曰何如今日為皇親耶吉祥不願也復還寺后不能强厚賜之英宗晏駕太子即位后為太后出内藏物建大慈仁寺報國寺故小刹也今為大寺其西伽藍殿猶存云孝宗時太后為太皇太后為立護勑碑碑所載莊田無慮數百頃師以左善世示滅帝遣官致祭師時所招僧至數百人迨後慶壽寺燬僧亦来居於此僧衆矣

惟今道亨獨其九世世嫡也隆慶元年余入覲來見道亨尚披緁後三年來則道亨之師已化去道亨以年少荷重負得部劄為左方丈住持於是京城内外凡為其教者皆來為道亨賀而道亨之徒師昂為之請序於余余謂祖師脫屣皇舅之貴而樂世外之教孝肅皇后在慈宫二聖隆孝養恩賜無所不至而祖師澹寂自若英廟以來外戚恩澤侯者不能數世祖師之賜莊猶存衣食寺中數百人此有以見一時富貴之不能久而澹寂

者之長存也道宇神氣清明卓為禪林之秀吾知祖師之傳不墜遂序之以為贈

贈菩提寺坤上人序

余昔年讀書吳郡西萬峯山中舊有大藏經在佛閣下間往觀之因得盡見所謂五千四十八卷者而妙法蓮華經維摩詰諸上品皆畧究其大旨雖數萬言不過一二要言而已而支辭漫說若此之富故知佛教之東來此佛之衰也摩騰竺法蘭之徒之罪也自是數喜與其

徒論說空理求第一義諦又欲廢五千卷而後止安亭居崑山之東境有菩提寺其長老名德坤者余數見之亦以是語之云嘉靖辛亥余因悼亡為延僧誦經取其疏觀之往往懺罪求福之語益布施持戒之說下矣而又如是失逾遠矣因以為亡者之心與佛之心一而已即輕舉遐覽乘雲御風逍遥於兜率之天豈有所謂三道六趣云者於是悉取其語而更之直著此心達之空王而無作使世間果有佛即其理如是長老唯唯率其

徒誦數十晝夜余益恍然真見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
念長老之勞無以為報會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其初度
之辰里人相率以花果供養且持文卷謁余為文以序
其事余不能文也因思法華經第一卷千萬億種供佛
及僧則不腆之辭為亡者供佛及僧可也遂序其所以
與長老之說又歎吾里土瘠民貧歲荒賦急流冗日多
菩提寺建自孫吳於今數千年佛土莊嚴廟宇如故長
老之能守其法可知也於是長老僧臘五十世壽七十

矣是為序

震川集卷十一

震川集卷十二

明 歸有光 撰

壽序

方御史壽序

嘉靖庚子九月戊戌侍御方君時鳴之誕辰也先十有一日侍御之孫元儒試南畿以禮經第一人薦既撤簾有以侍御之孫言者是時兩學士及京兆以下皆喜曰

侍御之孫也與彧又言侍御之子先是亦舉於鄉矣復相與嘆息稱道不已侍御初與兄太常公同以進士起家仕正德嘉靖之間為名御史彈劾不避豪貴風威凛然兩都為之側目既而以大禮議齟齬不合遷廣東僉憲投劾以歸於是優游林壑聲跡不及於朝者餘一紀矣而朝之士大夫猶知侍御如此其為侍御之孫喜者如此其不忘侍御者如此益自侍御去位後之為御史者難矣世運風俗翻覆推移之際非余之所能知顧獨

喜侍御雖不遂於世而其子若孫駸駸乎向用足以推其志而行之也時邑之士同舉者七人而余亦濫廁其間皆與元儒同學相好茲又同年歸自南畿稱觴於堂而屬余執筆序之夫侍御氣貌偉然稱天下壯健男子福德之遐學士薦紳談之者侈矣余故不論獨序元儒賓興京府一時士大夫之所傾意而侍御愛國之心托於其子若孫以施於世者如此云

御史大夫潘公七十壽序

上海潘公初以大司寇遷為御史大夫上有老成端肅之褒凡所奏興革庶務輒賜報可會歲旱命察舉京朝官奏上甘雨時至其明年天下官朝覲京師公所舉劾案免者天下皆以為宜時公年始逾六十方嚮用而即告老以歸杜門讀書習導引御藥餌以治氣養生為事今年公年七十伯子允梧登進士第先是仲子允端以進士為南職方而伯子於是受上蔡之命請於朝得緩赴任之期還歸為公壽同年進士林樹德裔懋敬屬有

光為序竊嘗屏居田里聞公之名久矣不敢以謭陋辭

夫人生之所難得者壽考福祿然壽考福祿竊譬之猶

物也人身猶車輿也壽考福祿世有之矣而載之實難

故載勝於物則全物勝於載則傾世之多取不自足而

以無德敗者相踵也公之一身無間出處人莫能以訾

議之且履盛而即止以保懸車之榮而以厚德元老隱

然稱重於東海之上二子繼美克享遐齡豈不宜然哉

昔韓安國為御史大夫天子以為國器其後稍疏斥鬱

𨽻欲罷歸而不得也疏氏父子為太子傅乞骸骨歸獨共具飲食請族人賓客為放達而已萬石君老於家子孫皆為二千石僅以孝謹稱於郡國而三人者皆著於後世以公今日視之則今人誠有過於古人者特世無子長孟堅之筆也有光辱公于同榜之末又以二君之請借為論之如此且以為公萬年景福之祝云

山齋先生六十壽序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六日山齋先生六十之誕辰先生

既却賀者或謂余先生之謙德宜爾也然而喜且賀者吾徒之情也可以抑而不宣乎老子曰仁者送人以言敢以言為賀可乎夫先生豈終老於山林者哉自先生之解組而歸令踰一紀閉門著書足跡不交官府每使者察郡縣問遺逸未嘗不以先生為舉首其名既以聞於天子熟於士大夫之口而不即用者豈其遇合之難抑將以老其材而有所大任於此也吾吴為東南一郡而崑山又郡之一邑然號為仕宦之邦嘉靖紀元以來

先是毛文簡公以大宗伯迎天子於湖湘繼而王峯朱公為大冢宰周康僖公為大司寇王巖周公為少司寇蔡公為通政使莊渠魏公嬌亭方公皆為太常柴公為京兆尹頤文康公以文學掌内制進内閣至少保其他臺省法從之臣彬彬不可勝數既而諸公稍稍謝去今在中朝者無一人焉先生康僖公之子也當公在位時先生官已至大理丞駸駸乎少列矣其後父子相繼而歸今存者先生之外三四人而已而以德望重於鄉邦

者又不多見也山川靈淑之氣不為衰歇而盛衰消長之數則有然者易之剥曰不利有攸往其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復曰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其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剥之不利有攸往至上九而終復之朋來無咎以初九為始然天必以前之終者為後之始故以碩果不食遺之由此言之則剥之上九即復之初九也先生於諸公間年甚少氣甚鋭天其以是為不食之果乎先生之所存者在天下而余也鄉邦之人故其

言如此然亦不獨為先生賀而已也

澱山周先生六十壽序

澱山先生以嘉靖乙丑正月八日為其六十之誕辰王恭人與先生同年其誕以十一月廿二日將於獻歲並舉壽觴里中親友以為盛事而余等方與計偕所宜先之乃即履長之日豫往稱觴而推余為之序葢先生之自河南罷還也為言官所論甌寧李尚書在吏部言如河南左叅政周大禮歷有聲跡又年力方強不如言者

所論曾時宰與李公相失遂以中旨罷之葢嘗以為天
下每有無才之歎以有才而不用或用之而不盡其才
與夫用之而違其才是三者天下所以無才也先生罷
之明年日本寇東南江淮閩粤之間所在騷動北冦亦
仍歲犯遼薊楚粤山洞之盜間起天子當宁太息思得
戡亂戢寧之才天下之士亟進亟罷而時有以庶僚驟
陟大吏者矣時蒲坂楊尚書在本兵方為天子所倚毗
獨薦先生有英才奇略負萬里長城之望不為無知先

生者矣而猶未有舉吏部之章以冡宰詔王廢置之文明當時用事者之失以起先生者使人有兀然空老之歎漢永和中李固嘗上疏言朝廷聘南陽樊英江夏黄瓊廣漢楊厚會稽賀純待以大夫之位海内欣然及學等見歸一日朝會諸侍中並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者誠可歎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吾黨諸公於先生不欲為鄉里頌禱之常辭故余言如此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

無疆益祝君子以興起在位爲邦家之光而饗無疆之壽也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前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

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葢至於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默齋孫先生之生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為其禮者尤以為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余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敘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説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為多余與先生同里閈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遊不返旅殯蒼梧

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傔從之攜崎嶇萬里負骸骨
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
釋褐爲刑曹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
吏爭論幾蹈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竄之懷遠
夜郎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粤巴
蜀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獻陵藩臬
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獨免
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十年之

閒榮辱利害之迹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葬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絶無衰老之態追念自此以前其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姚安太守秦君六十壽序

昔孝宗敬皇帝承累世熙洽之後益以深仁厚澤一時人才登用皆有重德偉度歷三朝饗承平之福若吾錫

山泰端敏公以弘治癸丑登第至嘉靖二十三年以壽
考終位至一品自起家登朝著富貴五十餘年豈非盛
世培養之厚抑人才之得於天者皆應其時若公之所
稟與時合而致然歟天下之勢自厚而趨於薄如寒暑
之易候有不覺其然者然推其故必有人以為之始者
昔人論東漢梁竦為時名臣獨以增重律法一言而天
之報梁氏尤慘真仁者之言哉余每慕前世盛德長者
欲考其所設施如端敏公者方將就其家問其行事往

往過其縣慨想其人者乆之令年余入覲還訪其孫汝立因得見公子二千石君其器度猶有前人風流益以歎盛德之世未艾也君用端敏公恩為都督府幕官陟守姚安謝事還承前人遺業以詩書教其子二子皆彬彬向於文學入其室而先公之典刑猶在由此言之則孝皇作人累葉承平之福豈獨其一時臣子饗之而又及其子孫者如此余門人朱某客於君所數道其賢汝立又好古與余往還於是君以甲子之初度秦氏內外

之戚及邑之人往為君壽介某以來乞言余以是推本端敏公之三世豢前代承平之澤子孫世饗之源遠而流長也

福建按察使楊君七十壽序

余少時有事金陵常經句曲之間觀其山水之勝其地有茅山自茅山而南連嶺疊嶂東出吳興之天目至羅浮以及於南海以金陵之形勢而不得此山雖紫巖天闕之迴合疑亦淺薄易盡而無以固東南之王氣由此

而言龍盤虎踞之說亦得其近者也故道家以為洞天福地葢雲陽氏始居之禹禪會稽後世傳禹穴焉古之得道者往往來雲氣御飛龍於此茅君最後出而山以此名其後葛玄葛洪許邁陶弘景楊義和之流世皆以為得道仙去雖其說怪迂非儒者之所道要之天地山川之氣神靈之所降集理固有然者按察使楊君句曲人以進士歴令官致仕家居今年七十余友葛理卿介其鄉之縉紳諸先生使者來請祝壽之辭葢余識其山

川矣而獨恨不識其地之人觀此山之蜿蜒磅礴如昔時意其必有陳安世茅季偉之徒往來茅嶺洞室之間而無從得見之也理卿言先生以康强之年為大官騃騃乎嚮用而未已一旦謝去長往而不顧其貌豐腴而氣愈盛其年殆未可量以余觀之非學道者不能也道書曰句曲地肺土良水清可以度世余亦將因理卿以從先生於此山之間先生之年壽方與茅君諸人等比區區人世之所云壽者夫何足以為祝乎是為序

通政立齋王先生壽序

士大夫致身於朝所當得為者人臣之事富貴壽考皆命也盡性而已命何與焉雖然有可以盡其人臣之事者非富貴壽考有所不能故曰樂只君子遐不壽考明君子非無疆之壽無以行其愷弟而為邦家之光也然則富貴壽考命也亦所以盡性也故古之君子不禦福然非有求焉世之急於徼福者其所為常遺人臣之道而不知夫福之來也不驟若行千里之塗優游容與累

日不止而具至之不覺然且求得於旦暮之間馳騖而無所極其力既已不勝矣此爵祿榮名所以多患害而失養性命之原也今天子御極改元之明年策士於廷立齋王先生與今少傅華亭徐公十數人者年最少徐公及第入史館餘多在清華之選而先生為大行稍遷郎署出為湖廣僉憲陞參議得賜歸養居田里者久之同進者多至公卿先生始以少參入朝而徐公已在内閣矣於是一再遷有南京通政之命尋以外艱歸至是

服闋待命於家其歲冬十有一月既望先生六十初度之辰也里中士徵言於余以為先生壽余惟先生廻翔仕路四十餘年若無意於進者而今亦以躋卿少之列獨以登科之蚤見謂淹滯然可以知其紆徐不驟而富貴壽考將來所受之大也初先生為冬官屬𫇴恭簡公為祭酒居京師數稱其能守法及官楚以寛靖任職丙申之歲先生以僉憲上計天曹余時計偕附其舟行得朝夕見見先生孱然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槩

無矜氣與態色焉及入部試一吏持几隨其後踰時而出考功歎其文以為非有養者不能以余之得於先生者如此為不可及矣而後知夫恬愉安靜者一時若為遲鈍要之於久回視夫翕然取一時之快者相去遠矣先生同進今自徐公以下落落可數而淪没者不知其幾殆隆冬窮歳百卉畧盡而長松巨柏方有參天之勢益上將依先生為卿輔余故以人臣之事頌之焉

同館諸進士再壽立齋王先生序

國家倣前代通進進奏銀臺司之制為通政使司領天下章奏自永樂建北其後諸司之在南者並存而省其員額故南通政使司不置使而獨有通政然實卿輔之儲也立齋先生為其官而以先大夫之服家居即吉者久之方俟召命適會其年六十之誕辰余季父以里中諸君子之意俾余為文以贈而國子學同館諸進士以吾黨尤不可缺然秦君起仁復以贈言見屬余惟崑山在吳郡東瀕海論者以為山窮水滙靈秀之所鍾故人

材之出常甲天下今上改元更化二十年中號稱特盛毛文簡公為大宗伯朱恭靖公為大冢宰而顧文康公入内閣參侍幃幄三先生以掄魁進而大司寇周康僖公以下位九卿者猶有數公已而諸老相繼淪謝自文康之後寥寥矣此循環往復消息之數非偶然也於是間歇者又二十年而先生舉進士適諸老之盛時中間歇歷外服侍養家居今復駸駸在卿輔之次益向之由盛而衰者公為之後今之由衰而盛者公開其始古之

君子與天下之賢材以事其君未有不愛其同類至其同鄉之人尤情之不能已者故為之先者望其後之興為之後者願其先之達蘇子瞻以間世之才平生於蜀之人尤為惓惓其與范舍人書稱蜀自相如王褒之後以及當時諸賢相繼登朝以文章功業聞天下眉山一縣其舉於禮部者歲至四五十人以為君子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非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今天將貽先生以眉壽俾為諸公先庶幾乎踵是以起者其雲蒸龍

變不可測度耶因書之以為先生壽

少傅陳公六十壽詩序代

少傅松谷公以八月某日為嶽降之辰今隆慶之四年庚午為甲子一週中朝士大夫豫相戒將以其日致慶禱公聞之悉謝却不敢當而翰林諸君獨皆有詩以為壽而請序於余公起蜀中登進士歷官禁近侍今天子於潛邸以經義輔導啟沃上既正位宸極遂以舊學之臣入贊密勿為疏以獻皆正始格心之論至於條列天

下之事詳明剴切可施於世每奏入上未嘗不虛己嘉納之其為人忠誠悃愊人望之者不言而莫不竦然起敬日預大政於朝廷機務匡贊為多天子端拱國家尊榮海內嚮風生民所以受其福者外廷莫得而知也今年甫及耆擬於古之大臣高年期頤東面受饋為天子之國老者視公尚在壯盛之年正當宁之所倚毗天下之所仰望德與年而俱進如日升月恒則諸君子之壽公者非以公為既老而實以禱公將來無疆之壽也夫

壽命於天亦天下之人所可以皆得然有德而壽乃為夫人之所願望古所謂壽考不忘萬壽無疆其詞悉歸於頌君子之德而已況天子之大臣澤被於天下天下誰不愛慕而欲其壽哉余讀尚書周公之所以告召公稱商之六臣以為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夫六臣者惟其德格天而天與之壽故殷之所以配天而多歷年所以六臣之壽也康王命畢公亦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惟時成周建無窮之業亦有無窮之聞周之諸公皆佐人

主致太平同心一德是以澤被生民四夷咸賴人主既永膺多福而諸公亦享壽考僦以余之寡德叨被知遇獲與今三四公同居論道之地自懼其力之不逮而公之盛德固所慕愛方日孜孜以求媲同寅協恭之盛如商之六臣周之三后俱躋遐壽以助成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余亦庶幾與有賴焉是為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太保顧文康公以進士第一人歷事孝武二朝今天

子由南服入繼大統恭上天地祖考徽號定郊丘之位
肇九廟饗明堂秩百神稽古禮文粲然具舉一時議禮
之臣往往拔自庶僚驟登樞要而公以宿學元老侍經
幄備顧問從容法從三十餘年晚乃進拜内閣參與密
勿會天子南廵湖湘恭視顯陵付以留鑰之重蓋上雖
不遽用公而眷注隆矣至於居守大事天下安危所繫
非公莫寄也夫人主之恩如風雨而怒如雷霆有莫測
其所以然者士大夫遭際承藉貴勢恩寵狎至天下之

士誰不扼腕跂踵而慕豔之及夫時移事變有不能自必者而後知公為天下之全福也公薨之後九年夫人朱氏年八十冢孫尚寶君稱慶於家請於其舅上舍梁君乞一言以紀其盛葢夫人自笄而從公與之偕老壽考則又過之公之德順而厚其坤之所以承乾乎夫人之德靜而久其恒之所以繼咸乎故曰天下之全福也常以陰陽之數論女子之致福尤難自古婦人不得所偶有乖人道之常者多矣況非常之寵渥重之以康寧

壽考予初公爲諭德有安人之誥爲侍讀有宜人之誥
進宮保有一品夫人之誥上崇孝養冊上昭聖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夫人於是朝三宮覲蘇之禮曠千載
不見矣上考古事憲周制舉三繅之禮夫人陪侍翟車
煌煌乎三代之典豈不盛哉有光辱與公家世通姻好
自念初生之年高大父作高玄嘉慶堂公時在史館實
爲之記所以朂我後人者深矣其後公予告家居率鄉
人子弟釋菜於學宮有光亦與其間丙申之歲以計偕

上春官公時以大宗伯領太子詹事拜公於第留與飲酒問鄉里故舊甚懽天暑露坐庭中酒酣樂作夜分乃散可以見太平風流宰相自惟不佞荏苒歲年德業無聞多所自媿獨於文字少知好之執筆以紀公之家慶所不辭云

御史大夫潘公夫人曹氏六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秋上海潘公以南大司寇入為御史大夫公敬歷外服至是一二年間特被顯任天下有以知上

意之所簡注其歲冬十月某日公配曹夫人六十之誕辰於是海邑之士瞿君某等十有六人與公子允端俱赴試南宫遂將奉觴於公之堂而以夫人壽序見屬有光不敢辭惟昔周之盛時周公召公與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宫适之徒相與弼成文武之業用致世於隆平實基本於周南召南天子諸侯相與成天下之化者如此其遠也而鵲巢之夫人豈即召公之配與故曰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鳲鳩乃

可以配焉今天子叙彛倫以建皇極益嘗頌慈宫之訓於海内舉北郊親蠶之曠典内則順叙陰教修明始自椒寢至風被於田野之婦人況在位之臣莫不宜其有家濟濟肅雍漸濡於王化之深者宜乎今御史大夫之夫人為諸君子之所頌禱雖比古鵲巢之夫人其可以無媿夫上之施澤於下至綦賤而止下之歸福於上至綦貴而止至治之隆而魚藻裳裳者華之詩作則萬物各得其所鳥獸魚鼈皆不夭其性故惠篤叙無有適自

疾萬年猷於乃德殷乃引考則公卿大夫其永壽考可知矣天壽平格則君子偕老共事宗廟社稷可知矣故關睢之德王者之風也麟趾之應后妃之福也后妃之壽可知矣鵲巢之德諸侯之風也騶虞之應夫人之福也夫人之壽可知矣國家比隆成周仁德下逮於鳥獸魚鼈則天子於是享萬年之壽公卿皆元老耇造德降而聞鳴鳥其流澤及於其家此錫極保極之明驗也豈獨二三鄉邦之慶固天下之慶云

顧夫人楊氏七十壽序

澧涇之楊爲海上大族其子弟之賢俊者余往往於南宫識之夫人歸於崑山爲中憲大夫棆齋顧先生之配中憲少貴官自禁林爲御史督學京畿已而不得志出守邊郡罷歸日閉門讀書性爾伉少所當意獨於夫人爲宜去中憲之世於今二十餘年矣夫人三子皆非已出而令雍里方伯以壯年致政與仲季二君恂恂孝養子婦懽然無間如中憲在時而家勢隆盛夫人自歸顧

氏為婦為母四十年享其福禄榮華此亦生人之難者矣今年嘉靖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夫人七十之誕辰雍里公兄弟與内外宗黨稱觴上壽以余忝在姻末俾得而序之夫三代王者之化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世可謂盛矣然其詩猶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言婦人秉志壹誠以事其夫夙興夜寐無有懈怠而所能得於其夫與否蓋不敢自必而係於命也太史公曰人能弘道無如命何妃匹

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非通幽明之變烏能識之穀梁子曰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故君子大受命而世之學者以為命非所言要以為所得為者而已不知充其所為以遂萬物之宜而全天地之性必至於命而後已命之所不至性之所不盡也以夫人之賢德而使如終風之莫往莫来悠悠我思凱風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則順婦慈母之道亦不行矣君子之樂頌人賢也樂其得所也故余所以論

夫人者雖有家富貴之常而質以爲順婦慈母之道行也因以識古關雎麟趾鵲巢騶虞之義以爲天下之道非一人之爲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所而王化成矣君子之言性命者葢如此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敬爲夫人頌焉

丘恭人七十壽序

丘恭人某省參政諱經之女始丘公生三女父母愛之曰吾女必皆予貴人有聘之輒不予皆至於長卒皆予

貴人恭人其一也是為前廣東按察使司副使王公濟美之妻丘公益與司馬質菴公同官御史司馬憲副之從祖丘公以是意歸鄉王氏自茗雪間嬪於海上越五百里由嫁女必欲予貴人也時憲副已在南部其後歷官江右最其後踰嶺恭人常從共其禄養憲副受誥勅遂有恭人之命余家故與王氏有連知其家世為詳自唐御史朐封之後至分水明州而來崑山司馬與憲副之祖某官兄弟同舉進士自是科第蟬聯不絶及憲副

殂謝之後諸子皆彬彬鄉學一誠以戊午復薦於鄉益
故家大族歴世久遠枝葉扶疎不能無旁落不齊之數
自恭人之歸憲副今老矣獨見王氏之盛如一日也鄉
里皆稱丘公善嫁女云恭人以某月日誕生至嘉靖四
十年恭人年七十諸子謀所以為壽介縣學生孫君某
來請頌禱之辭余為道恭人之事如此因論之以為丘
公以女子貴人可得而知也恭人之享其福禄壽考至
於今七十年丘公不能知也其有子若孫能趾美前人

丘公亦不能知也然吾聞恭人貞靚慈孝初及憲副至寡撫其前孤與其所出有鳲鳩平均之義其子事之亦無異所生恭人之德如此其享福祿壽考宜矣然則丘公其有以知之矣有娀方將纘女維莘雖自古王者之盛亦有所自故稱恭人之壽而本於此庶幾乎王氏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是為頌禱其可乎

顧孺人六十壽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孔子之居鄉

自以為無所毀譽於人獨其所以是是而非非者不可得而廢不惟當世之名公卿大夫至於莒人之妻泰山之婦人亦與其門人私論而志之以為三代之民所以是是非非者如此夫豈獨春秋之義為然余少好觀古事嘗有意於考論其世而廢置草野無史官之任然時有慕於古之作者得因事立言以著其是是非非之跡是斯民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庶幾他日有裨於史官傾

孺人者太保文康公之女上舍朱君子求之配也上舍

蚤世孺人守節垂四十年今年六十里中士大夫徵余文爲壽孺人以幼文兢兢未亡人能保其身至於六十而爲壽其亦可稱也已自余爲童子讀書盧充州家盧氏子弟數稱上舍之才儁不幸短折而趾美於其弟少宗伯而余之從祖母實孺人之姊故知文康公夫人之事爲詳公起諸生官禁近三十餘年迨入內閣推封一品夫人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凝然獨處言笑不聞文康公是以敬之如賓而孺人之資性勞瘁如其母亦由是

言之女子以才智自見者要非其德之美若夫沉默簡
重居適意之地如夫人之受多祉及所遭之不幸如孺
人之篠眞全節其於坤道之順一也當文康在館閣孺
人實依母氏居京師邸第親見夫人朝兩宫佐皇后親
蠶宴錫緐縟備極榮寵宗伯方為黄門家勢隆貴而能
於芬華盛麗之間獨全純白縞素之質於桃李艷陽之
時凛然松柏歲寒之操視夫寒女窘婦生長澹泊之中
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尤難矣豈非余之所欲得而論

之者哉孺人之嗣子某以孝謹稱能成孺人之志者因併書之

夏淑人六十壽序

武宗皇帝之世佞倖藉權侵撓朝政天下抗直之士排闥叫呼指切是非誦言於朝上終無罪言者之心卒寛解之以養直臣之氣而士多以保全故其時雖羣小蔽蕩而天下之公議常伸國家之紀綱不壞此其所以延萬年之歴於無疆也吾鄉刑部侍郎周公時以御史言

事為奸黨所仄目陷於危害者數矣天下壯公之節而
幸公之卒有以自全晚年列於九卿進貳司寇益將大
用而公覺矣有光未獲登公之堂最後與其仲子士淹
季子士洵游常論公之世而言當時之事如此又獲拜
夏淑人於里第觀其懿德令範以知公之行於朝廷與
其所以行於其家者有本也丙午之歲淑人年六十九
月二十三日其誕辰也諸與其子遊者相戒以往跪拜
進觴有光因慨然思公之遺德而念令之去公之世未

幾也居公之位食公之禄未嘗乏人也能不媮合苟容摧折於萬乗之威而盡言天下之事者幾人哉以其身試不測之區卒保其要領而垂庥其妻子者又幾人哉公之間闗海道也淑人嘗與其危其登陟臺府也淑人常享其榮矣今又以公之所遺者以教其子孫以樂其餘年豈非上之賜而國家之厚恩也哉有光既以語諸同事者遂書之以為淑人壽

朱夫人鄭氏五十壽序

太常卿朱公初以南畿少尹家居有白金文綺之賜戊申冬入覲寵賚有加有太常之命又賜飛魚一品服馳驛還鄉余嘗讀其家所藏書皆天子使中貴人傳語恩旨丁寧錫予優渥雖令位在九列從容侍從之臣得是者少矣崑山僻在江海之間然自昔以文獻稱於天下士大夫登朝籍鼎貴相望至於簡自帝心寵賜稠疊天子親為召大司馬至迎和門命勑符乗傳還鄉衣朱紅飛魚服過里門長老歎駭焉公為太常卿之平年五十

里中人士往為賀其後二年夫人鄭氏年五十里中人復往為賀余友某等先期來告於余請為文以致頌禱之意余尚識公為舉子時也及舉進士為行人為給事中聲華燁然觀其意氣直欲將百萬之師射獵青海勒功燕然而還中為用事者所阻然未有嘗被恩賚於去國之日赫然殊異若此者夫人鄭氏自宋華原王以來鄉里衣冠代不乏人而才德與之相配家門隆盛子孫滿前其壽可賀也已余聞公居家喜方藥精於內學往

者天子親問玄帝論詩之旨其事甚秘不可得而知也

世傳赤松子服水玉止西王母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

少女追之亦得仙去果如所云則人間百年之期奚足

為夫人祝哉因書之以致諸君子之意云

朱夫人鄭氏六十壽序

昔人稱外戚之家以女寵由至微體至尊窮富貴而不

以功為道家所忌故其後罕有全者然余觀宋顯肅鄭

皇后之事益有感焉后侍永祐陵以才人進既位中宫

尤號端謹能抑損外家而靖康之難卒從以北族子居中在宰府初不依后以進雖一時夤縁致位管主蔡氏然卒與之為異而燕雲之事尤能極論其害當時若用其說中國之禍猶有可言者方北遷之時后為金帥言家屬不預朝政請留無行故鄭氏之族不從以北然建炎詔所在尋訪流落江南僅滎國一人耳而華原王之子大資乃居崑山其後嗣先父子皆知名而當時尚稱為侯王家至於今四百餘年譜系不絶豈不以顯肅之

賢未嘗窮極其富貴而蹈古今未有之難故天之不絕其世如此正統間時又舉進士有學行其孫子充仕為瑞安博士生令朱夫人以夫少宗伯之貴榮受冠帔士大夫之登朝與外戚恩澤固難以並論然鄭氏之澤流貤後世而及其女子可稱也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五日夫人年六十其姻鄉進士陳敬父來請為文以壽薊宗伯謝世已五年而門戶不改其二子克自砥礪不日有騰騫之望夫人之賢其與克享此所謂源遠而流長者

廣而植固古諸侯之夫人稱姬姜豈不以其族哉前夫人年五十有來請為文者是時宗伯方受天子駢蕃之錫余為備著其事夫人臣而受天子之寵宜以為其家榮誠所當張而大之而諂子之徒以余有譏焉令余復追鄭氏之世使人知夫人內外兩家之盛如此夫以天子之寵與顯肅皇后之世以為夫人壽多矣

宋孺人壽序

翰林學士莆田黄公之母鄭宜人年九十有六其女兄

弟先後皆及九十其一合浦丞宋君配也宋孺人明年年九十矣物之美者莫難於聚故並蒂岐穗為草木之佳祥今黄氏諸女何其多壽也夫閩山海之奥區隔於甌越之中天地之氣閟而不發者數千年故令閩之物產博大豐碩離奇怪特荔枝龍眼海物之珍溢於大官其為儒者振末緒扶絶統遠與洙泗相接而明經抱蓺之士集於春官者常數百人拔危科躋膴仕著文章勲業於天下往往而是蓋淳和清淑之氣盤礴鬱積得於

人者是不一類彼其耆艾長年癯然山澤之間非世所
載而與緜花野鳥娛玩四時以全其天年者必又多也
然如黄氏之女皆以上壽萃於一門胡可得耶合浦君
有于為崑山縣學諭學者愛之皆言更前之為教者數
人未有如宋先生之德淳而氣和者也推本其所自固
有以哉宋孺人之生辰學者皆以為宋先生賀也夫愛
其人者必愛其人之親愛其親者必願其壽考而康寧
已願而得之矣其喜可知也則崑之士樂為孺人壽者

夫豈出於外哉於是請余序其所以然而列書其賀者之姓名於左

李太淑人八十壽序

李太淑人以子中丞貴再受封誥中丞奉使楚蜀太淑人就養荆州問安視膳朝夕不懈雖一日出必告荆州人稱之會召還朝留佐御史臺尋予告歸忽有安山之訃太淑人治其喪為乞祭葬贈典榮恩至矣然獨以高年葬送其子中丞之沒不能無遺憾也其後六年年八

十太淑人益康强而顧淑人與諸孫共養愈謹則猶中丞之存也將受賔姻之賀太淑人獨戚然不怡益降服損饍久矣謝不肯當而諸孫請之不已女之壻管承時來告其誕辰在今二月九日余方有邢州之役已戒行為少留以為太淑人壽余於中丞少親喜也中丞於交遊間獨奇余余久困不得志中丞第進士去為大官為人言未嘗不推先之以余之謬然或傳其文用之以取科第多陰用而陽毀之亦或語不道惟中丞推賢於余

古謂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孟氏謂蔽賢不祥則中丞之為大官固宜昨歲過華亭林少宰猶言往時李中丞鎮清源過之相稱道語少宰固知余尤以中丞言為重太淑人知余於其子平生交所亟稱者也又少為文會往中丞家飲食必豐潔太夫人所手調也余今得以升堂拜太淑人義重於中丞之存日矣益今日之壽天之所以啇於其子而豐於其母中丞可以無憾昔李梁上舍為顧文康公夫人壽請序於余中丞在上舍所見

之謬賞云少保家得此文一篇多矣何用餘文為余不敢當此言令為太淑人壽念無中丞之賞而衰老拙鈍雖置之百篇之末且以為不可而通家故人之情則已獨至矣

許太孺人壽序

余嘗論許氏二百年來為崑山舊族昔我高大父以余初生之年作高玄嘉慶堂顧太史九和為之記稱承事郎許鳴遠者具弟鳳翔即今吏科右給事中伯雲之曾

祖也兄弟皆以貲為郎家世豐饒至給事起科第官近侍得推恩封其父母而太孺人板輿畫鷁之官就養當世榮之先是給事之祖奉其母有壽母之堂給事以故宅作新堂仍其名余嘗為其堂記至是二月二十三日誕辰而明年則當七十之年吾吳中之俗重壽誕年至艾始為壽客為文具儀物奉觴堂上主人迎延作樂懽宴以是為禮自艾以往則其禮每加給事以此不敢非也鄉進士王子敬與太孺人之孫上舍君為新姻且當

計偕懼及事而禮有闕乃於今年先事脩奉觴之敬以祝太孺人七十之壽夫古者有祝皆先事也於禮不亦喜乎令妻壽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豈非古之先為祝者乎自今日以祝太孺人七十至於百年其可也予敬之先君子與封給事同州公同里巷相好也嬉遊過從無虛日雖風雨晨夕一餐必相呼葢三十餘年前太孺人能記憶也今見其子與其孫又為相好奉觴為壽不以自喜乎人生百年之内追念往昔可感者恒多可

以慰且喜喜者益少也舉太孺人之於今日所見無不可喜者此人生之所難而給事之能樂其志尤不可及也是為序

太倉州守孫侯母太夫人壽詩序

晉安孫侯初為令右扶風扶風人為生祠立石頌其德以最為太倉州守時海上用兵兵屯戍絡繹其境以萬數賦調加廣歲仍饑饉侯措畫有方勞徠不倦民甚德之江以南數十里間稱吏治之循良獨曰孫侯無與比

者侯始至之日奉其母太夫人以俱州人皆知太夫人之生辰其日吏民大會願為太夫人壽平時侯自奉其身不以絲毫煩民獨於是無所讓取其所為頌禱古文詞歌詩者悉受而度置之州人遂以為侯誠有愛於此也逾年又當太夫人之生辰其為古文詞歌詩益盛吾聞侯之在州務為簡易廉靜於世俗之所侈大者一切不以為意頗獨以無用之虛詞煩州之人哉侯益亦自喜其有庇於州之人知州之人無所致其愛而不忍距

逆其意且以是為足以為太夫人榮也已夫古之君子為民上有父母之道非以自尊奉厲威嚴日從事於文書法令而已其實如家人之相與饑寒疾苦無所不知而悉為之處有患則與之同其戚有喜則與之同其慶其民之報之亦如是豳之詩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此之時上下之間可謂驩然矣今之為古文辭歌詩者固以見州人忠厚之至而侯之不距逆其意其於州之人尤有情也故嘗以為

國家設官具法令而已而必選其人夫以父母之道治其民此豈法令之所及耶葢其意亦以此望之而已若孫侯豈非行古之道者哉太學上舍王君某太倉衛人知好文學懼後人之軼其詞乃裒為卷而俾余叙之時嘉靖四十年六月某日

宋太夫人六十壽序

宛陵進士朱應秀一松其先君二峯先生嘉靖十三年歲貢時朝廷行選貢法故先生以壯年預選葢未及廷

試而卒遺夫人與稚子九歲至始孩者四人夫人年方二十九不御膏沐矢志自衛有柏舟之操撫抱諸孤長育成就有凱風之劬蘊又三十有一年應秀登嘉靖四十四年進士夫人於是年六十矣應秀於余既同弟又同冬官試政每相見若有所欲言而不能者久之乃以母氏之壽為請夫應秀之為進士也其亦有所自得乎其有所不能自釋者乎凡為士自初束髮為其父母即望其顯榮應秀今已得之足以慰母氏之志夫豈有不

自得者乎夫人父母無恙生有膏澤之潤而行乎夷坦之塗一日而得富貴宜無不自得者獨應秀思先人之蚤世母氏之劬勞詩曰風雨淒淒雞鳴喈喈又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更前之所歴戚戚有動於中此其所以不能釋然也而罔極之德何以報之是以汲汲欲為夫人之壽又思得為古文辭者傳述之人見應秀之於此類若自得者不知其求以解其不能釋然之懐者如此自此而往應秀之仕日顯夫人之壽日增而不能釋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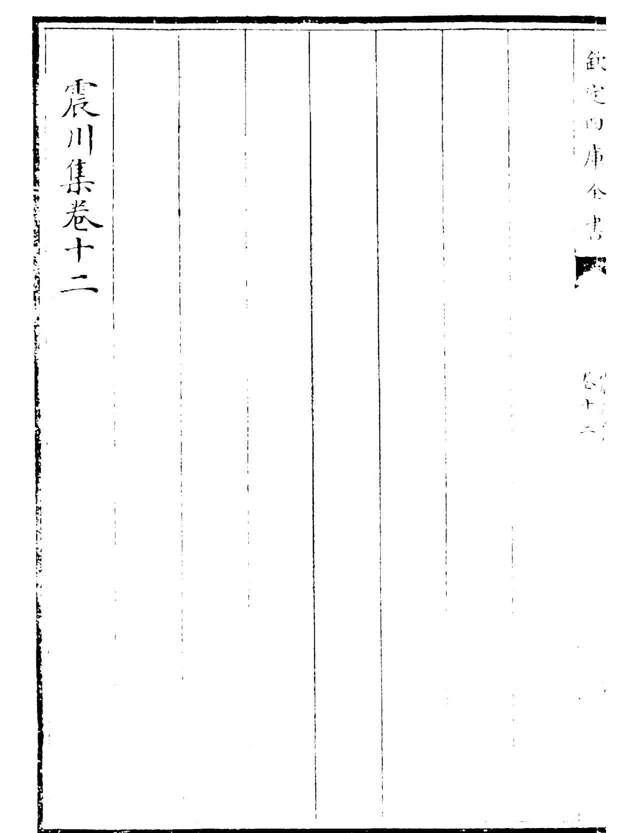
之懷當日甚吾未知能有以解應秀若姑謂世俗之望其顯榮者今得之或可以慰夫人而已矣

李氏榮壽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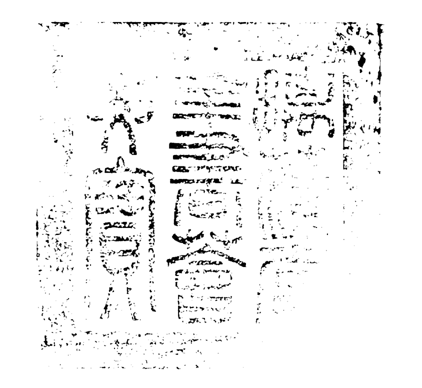
余讀王制觀虞夏商周養老燕饗食之禮年紀之次又深衣燕衣縞衣玄衣之制何其備也至天子於太學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公卿奉杖大夫進履其隆重如此故曰三代之盛王未有遺年者也年之貴於天下久矣然而無為壽者幽詩稱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自

此而詩之稱壽不一顧亦相祝頌之詞如史之所稱為壽者云耳非以年之每進一紀為燕會以為壽也迨後世壽節慶賀始於朝廷而及於公卿然為文以稱其壽者亦無之余嘗謂今之為壽者葢不過謂其生於世幾何年耳又或往往槩其生平而書之又類於家狀其非古不足法也余居鄉見吾郡風俗大率於五禮多濶略而於壽誕獨重其禮而又多謁請文辭以誇大之以為吳俗侈靡特如此而至京師則尤有甚焉而余同年進

士天下之士皆會於此間其俗皆然雖余之拙於辭諸公謬以為能而請之不置凡為之者數十篇而余終以為非古不足法也雖然亦以為慰人子之情姑可矣歲九月余以選當外補前後同年魏郡李巳子復復以二親之壽為請蓋諸公之為之詩者多矣余獨為其詩序於其尊君與太孺人之潛德懿行故未暇論尊君州學生積學久次將貢京師年六十太孺人年五十九子復裒所得詩聯為卷因郵致之於其家云



震川集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㕍敬
謄錄監生臣劉賛化